

## 游泳池裡的洋流

### 之一· 淡藍色消毒水的與薄荷味的

不能靠得太近，否則褲管會濕，甚至可能被海浪捲走，危險。但也不能離得太遠，畢竟沙灘燙腳，尖銳的貝殼沙經常鑽進趾甲縫，像針，刺著痛著流血，一樣危險。

穿泳衣危險，穿太多會中暑，危險——不管怎麼樣，都很危險。從小就被這麼告誡著。最好也最安全的方式是待在房間裡，用功。更心無旁騖的用功。比如喜歡海，可以參考《地理課本》第四冊或第六冊，但別浪費時間讀《冰島漁夫》、《白鯨記》，反正不會考。喜歡雨，請深入分析〈聽聽那冷雨〉，或默寫十遍〈賦別〉，會考。再不滿足的話，讀讀波耳定律——注意聽，當電子從高層軌道掉到低層軌道時，將釋放瞬間的光，墮落的光——「墮落」是什麼意思知道嗎？很好很棒，下次記得課前預習，記得，未滿十九歲以前不要靠近有水的地方。乖，照做就是了，難道妳不想活得長一點？

距離十五歲還很長的這個夏天，一切好似擠在便利商店飯糰裡的內餡，冰的，糊的，無論如何都不夠清爽。唯獨淡藍色消毒水經過教室時，那株黃瑾似乎輕輕搖晃了那麼一下，似乎，空氣中的鹹味也不那麼濃密了。西北雨的星期三，淡藍色消毒水還是穿得像要去爬山：板鞋，百慕達褲，左肩比右肩高一點，V字領 Polo 衫……消毒水氣味從他的肩窩一點一滴流出來，匯聚成他的綽號，連帶使我們噴嚏連連。過敏性的鼻子與游泳池氯氣呵，黏膩與冷澀的交會，整個走廊彷彿都被清潔了——我們也被清潔了——所有的挫敗皆足以洗淨，長久的沮喪也能夠因此而抹平，那張社團宣傳單這麼說。

學會游泳，真有這麼大的好處嗎？

「妳又沒考好啊？」冷不防，他的汗水滴在我的三角函數上。

「老師老師，下次還會帶我們去海邊嗎？」青春的聲線很快靠攏過來，完全無視於坐在門口被罰寫作業的我。他實在太受女學生歡迎了，她們的身上同樣散發出淡藍色的氣味，但那不是消毒水，是過於甜膩的柑橘香。

「一定是運動量太少啦。」他繼續說，指節在桌上漫無意識的敲著：「下一次一起來，拉拉筋、動一動，這樣腦袋才會靈光嘛。」

下一次，依舊坐在沙灘上看夕陽翻騰，看女孩全化成了浪，忽高忽低、忽前忽後，任憑身體在水中起伏。「喂，妳怎麼不下去？」他喘著氣跑過來。我聳聳肩，瞥見女孩全變成了一二三木頭人，黑濕的眼珠有黑濕的敵意。我趕緊低下頭去假裝尋找寄居蟹，心想他為什麼願意來這個偏遠的學校教書？「這個啊，就喜歡海啊，難道妳不覺得，在海裡游泳很棒嗎？」他理理髮，細碎的水珠飛濺開來，彈到我的腳上涼涼的，他的影子也涼涼的，覆蓋著我的。

「海很美啊。和游泳池完全不一樣喲。」他說。

想也知道。漲潮退潮，親潮黑潮，太平洋洋流大西洋洋流，凡此種種與風力引力有關，與淡藍色消毒水無關——這時候，才赫然發覺存留於他肩窩宛若線索似的消毒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笑起來格外清爽的薄荷味，大概是懷舊牌口香糖吧——似乎擺脫了游泳池的小框框，他變得更加開朗與俐落，儘管，他還是穿得像要去爬山。

「其實，游泳池裡也會漲潮退潮，有有洋流，只是妳沒看見而已。」他說。

我注視著海與天一寸一寸失去顏色，不斷匯入世界盡頭的黑藍聚散復合，即將無光的瞬間，令人難以置信：貝殼沙究竟如何刺進我的腳？也難怪從剛剛起隱隱作痛。危險，真的危險。我試著看清楚他被拉遠了的身影，不相信那股熟悉的氣味怎會就此不見了？也不相信游泳池有什麼值得美麗？否則，為什麼這一刻我的內心如斯難受？為什麼我感到巨大的失落？

為什麼走進海中、靠近海，我的沮喪與挫折仍未被沖刷殆盡？

## 之二·問題的與無所謂的

不道德。

宣傳單上說，穿得美美的去游泳是道德的，只想游泳而沒有練習游泳是不道德的。但我選擇了繼續不道德，繼續坐在觀眾台上看她們拚命練習打水、換氣，一隻隻失去鰭似的魚群：歪斜、掙扎、下沉，但一個提臀又浮上來了！她們不放棄，奮力划開淡藍色水面，彷彿划開肩窩淡淡的流淌而下的——該說是汗嗎？或者糅雜著淡藍色的消毒水的氣味？

「妳又來了。」他說：「難道妳就不能放過自己嗎？」

放縱的夏天。放縱的夜晚。無論如何卻學不會放鬆。放鬆，才能夠輕盈啊。游泳的第一課，放鬆，並且學習不害怕水。因而我側身、弓背、抱腿：基礎泳訓必備的水母漂姿勢，照理說該聽見靜謐的心跳、嗡嗡嗡嗡的流水律動，以及隔壁淺水道嬉鬧時濺起的嘩嘩嘩，卻被恐懼隔離、四肢僵硬，更僵硬——於是我大口

大口吐氣、吸氣，吸氣、吐氣，瀕臨溺水那樣的，額髮濕黏，兩手牢牢抓住水道的分隔線。

還是無從克服對於水的恐懼，對於愛的恐懼。

天氣確實很熱，戲水確實很痛快，但如果待在岸上就不會溺水了。雖然少了必然的快樂，卻能夠免除掙扎的苦痛。危險，都很危險。從小就被這麼告誡著。可惜的是，貓終究好奇的滑進了水裡，終究記起十五歲來臨之前的那個夏天，淡藍色消毒水說：「自由式比蛙式好看，蛙式比自由式省力。」他說：「啊，妳怎麼還坐在這裡？台灣四面環海妳知不知道？所以要學會游泳啊，要動一動嘛，像妳這樣白兮兮，怎麼寫得出健康的答案？」

說話的同時，池子底空盪盪，所有人都淋浴更衣去了。徒留日照底下金黃色的波紋，以及他那偏紅的臉龐。浮塵漫散，鹹味伴隨著風輕輕拂動髮梢，有一片刻，好睏好睏啊，以為這個炎熱的午后只剩下我們倆一站一坐，看望水面靜靜擺盪的葉片，靜靜靜靜疊映著他表情裡少見的憂煩。

他身上的消毒水和薄荷味怎麼越來越淡了呢？

也就是從那天起，我們不再去海邊，甚至連游泳課也改成了輔導課，每天都像水中浮沉那樣，五官模糊而陌生，終日背誦關於來自日本東部海岸北向之黑潮與來自北極南向之親潮會合而成的太平洋洋流最後在美國與加拿大交界處分為阿拉斯加洋流與加利福尼亞洋流……「游泳池裡，真的有洋流嗎？」問題一出，立刻就感傲後悔了，覺得很蠢。但他不這麼認為：「妳又沒下水，怎麼知道沒有呢？」淡藍色消毒水似有若無，眼看就要斷在風中了，等到再也抓不到聞不見它們，他將變成任何一位我們記不記住也無所謂的老師。

所謂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我們需要的是答案，不是製造問題的老師——星期一朝會始終灰濛濛，校長的表情和語調也灰濛濛，我聽見不知從哪裡傳來的灰濛濛的哭聲。

「我們也不需要問題學生！」大禮堂裡的擴音器永遠刺耳。

於是，最後一堂游泳課，我戴上蛙鏡，深吸口氣、蹬出、划水，很快就貼近池底，米白色的磁磚有細細的裂痕，像日常生活中那些細微的掩蓋在課業底下而不被察覺的心事——如果這一刻死去，他們會知道我在想些什麼嗎？會不會有人在在乎？我望著水面下快速交錯的雙腿，每個人拚了命的從我頭頂迅游而過，臉龐忽隱忽現，哨聲與吶喊在水面以外激動的進行著：快啊，快！每一項活動都足以被數據化，每一次出場也都值得我們全力以赴，「要努力，再努力，知道嗎？不要讓爸爸媽媽失望，也不要讓自己失望，好嗎？」我背靠著池邊，憋住氣，看那

些波紋亂竄，看整個池底蕩漾著幽藍的顏色，彷彿魚群喋喋，彷彿親愛的交頭接耳的雲，但沒有我插話的餘地，也沒有我飛翔的空間，那一刻我覺得好寂寞好寂寞好寂寞。

那一刻，他也潛入了水底，和我看望這一果凍搖晃般的世界，看望魚群一會聚合、一會散開，全然的歡快與天真。我緩緩緩緩靠近他，猶豫片刻，握住他的手，冰冷的軟弱的——他也在哭嗎？

淡藍色消毒水能一併消毒我們的眼淚嗎？

### 之三·轟隆隆的與轟轟烈烈的

所以，最終還是選擇待在房間裡，選擇眺望海、聽海、嗅聞鹹鹹的海風，但不接觸海。

海已經投射在天花板了，民宿主人說，這是精心打造的水上獨棟別墅，只要按下床頭開關，牆壁立刻會出現海底景觀。看，那邊紅色的是雞冠珊瑚，綠色的是小腦紋珊瑚；左邊的那個是馬糞海膽，佐山藥最好；遠一點的是海鱷，你們說它的樣子像不像漫畫 KERORO 軍曹？至於那個啊，那是最近剛剛蓋好的觀景步道，縣政府對我們觀光事業很用心也很有心，希望你們喜歡，如果要出去玩別忘了擦防曬，晚上七點我們吃燒烤——

三十歲的夏天。漸漸明白不可能成為海邊的卡夫卡，不可能說走就走，更別提流浪的風景有多麼美。漸漸懂得，生活是一場漫長的日復一日，像坐在觀眾台上不需要流汗、也無須喘息，只要靜靜的觀賞、靜靜的讚美就好。畢竟家離海那麼遠，自我們有記憶以來，即被告誡遠離海、恐懼海、忘記海，甚至不覺得乾渴也不覺得海島居民不諳水性有何矛盾？所謂島國啊，我們不早就成為一個個孤立遺世的島了嗎？唯有偶爾遇見愛情才稍稍意識到：泅泳的必要性。那些掙扎呼喊自以為就要溺斃了的時光，儘管，打從很早以前就經常溺水了，但此時此刻，當我醒在灰藍更甚於灰藍的清晨裡，聽著由他發出的勻稱鼾聲，注視他裸裡的背脊像一張狹長而不馴的臉，昨晚的凡此種種呵，一時間竟有種寤寐之際，說也說不清的迷糊與企盼。

「你，真的愛我嗎？」

細細刮磨著騰霧的玻璃窗，霧露很快散去了，徒留糊模而濕潤的字句。不再青春的年紀，卻堅信愛足以挽救年少，年少的純真、熱情以及義無反顧，一如那一年那一刻，淡藍色消毒水與薄荷味始終活力勃勃：左肩比右肩高一點、左腳比右腳快一點、百慕達褲與V字領Polo衫……那時候，他也正是我們此刻的年紀吧？開始明白眼角星垂的憂煩，開始懂得捫起鬢髮的心驚，但下一刻，水流將所有憂

煩都撫平了一一學會游泳真能夠洗滌挫敗嗎？我坐在床沿，指尖悄悄滑過他的腿脛、他的腰腹、他的臉，宛若滑過一段還富有彈性但傷痕累累的情感。和我一樣不會游泳的這個男人，三十六歲的男人——三十六歲的孩子，為什麼帶我來海邊呢？

原以為，這一次能夠輕鬆游完二十五公尺，不再慌張無措，卻終究喝了好幾口水——從十五歲迄今，該有海流的強大，為什麼泳技還是如斯糟糕？站在房間裡附設的這個露天游泳池，分明是水深及腰的池子，竟不由自主顫抖，恐懼像巨大的黑影不斷靠攏過來。我思量了許久，深吸口氣，仰頭，張開四肢，下了很大決心的躺進池裡，水流迅速淹蓋過來，後腦勺貼近地磚的片刻，我握緊了拳頭，感到胸口沉重的壓迫。但這一次，沒有緊急的叫嚷與催促，也沒有匆匆忙忙的踢水與換氣，我試著張開眼，看見緩慢的光影：白的、藍的、熹微的虹霓緩緩流蕩著，像溫暖的海藻輕輕擺動，也像那一天終於決定嘗試冒險，趴俯於床鋪上，屈伸雙臂、踢腿、模擬游泳的姿態，讓自己變成一條魚、一只蝴蝶，或者一隻青蛙。而他在身後不知所措地笑著，笑著——十五歲的那一天，他的肩窩沒有淡藍色的消毒水，也沒有穿得像要去爬山，更沒有笑起來很清爽的薄荷味。但他應該是個好人吧，我想，是個很溫柔很老實也很可愛的男生。儘管我們明白，他永遠不可能成為心目中的那片海洋，可是我們原本就不擅長游泳，又何必奢求海？

許多年後，當我們重複擁抱、親吻、睡去，當我們悲傷、憂畏、快樂，總會沒來由記起那場宛如夜海泅泳的恐懼與興奮：第一次，明白游泳並不那麼困難，海並不那麼遠，情感亦然——唯獨我們不懂何以心底響起排水孔抽乾所有液體那樣的聲響，轟隆隆、轟隆隆，為什麼不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愛？

也就是這個雲層漸漸散去的早晨，聆聽著他突然束收的呼吸，巨大的靜默襲擊而來。我想，如果可以，我願意為了記住那些曾經擁有的徬徨，的無知，的純粹，活得更久更勇敢一點。如果可以，我希望能更瞭解那些水裡的海草，或者洋流以及物種，它們慢動作的活著、行進、光合作用，像每一天反覆但不機械的辦公室水族箱，稍微調整幫浦或者加溫棒或者換上咕硃石，將看見不一樣的魚的表情——儘管，我還是不太清楚游泳的方法，但在這座與海相通的游泳池底，在靜默的這一刻，我想起了長久以來關於恐懼海、逃避海的那些，我大口大口吐氣吸氣，我很想告訴爸媽，海邊其實沒有想像中危險，也許會中暑、也許會被貝殼沙刺傷、也許會溺水，但那或許是因為，我們對於海的世界還不夠瞭解。

我們對於自己，還不夠瞭解。